

首长爷爷赠给我金笔

1951年秋天的一个傍晚，在石家庄市，爷爷推着卖完白面卷子的独轮车，父亲挑着扁担，我拉着妹妹，我们4人一块往家走。

那时，我还没上小学。我和妹妹边走边唱着“雄赳赳、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……”这时，从我们身后走过来两个身穿军装的大人。其中一个身材高、年长点的，把我们姐妹俩叫住，让我们再唱一遍给他们听。我和妹妹就重新唱了一遍。因为当时周围摆小摊做生意的伯伯、叔叔经常让我们唱，所以我们从不怯场。我们唱完歌后，他蹲下身来，拉着我和妹妹的小手，问我：“娃娃，你上学了吗？”我说：

“什么是上学？”他笑着说：“上学就是念书。”我说：“老大伯，我知道了。”他又笑着摸着我的头说：“娃娃，你们该叫我爷爷哩！”正在这时，已经走远的父亲急忙跑过来。年长的军人问道：“这是你的两个娃娃？”父亲有点紧张地说：“是。小孩子不懂事，长官不要见笑。”旁边的军人说：“不要叫长官，叫首长。”父亲连声说：“首长，首长。”这时，爷爷也赶过来了，他们就拉开了家常。

另外那个军人说：“首长，我们不是还有工作吗？”首长爷爷说：“是的。”说完，他顺手从上衣兜里掏出一支黑色的笔递给我，我伸出双手，心里喜欢，

但又不敢接，因为家里有规矩，不能要外人的东西。这时，那位军人说：“首长，你的笔……”首长爷爷果断地说：“给娃娃念书用吧！”

爷爷再三推辞：“首长，我们不能收。”可首长爷爷执意要给。最后，爷爷开口对我说：“明明，跪下！用双手接过笔，给首长磕头！”我马上照做了。首长爷爷一边把我扶起来一边说：“咱们共产党不兴这个礼。”

爷爷说：“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。”首长爷爷叮嘱道：“你们以后要好好供娃娃们读书啊！”

爷爷感激地说：“只要我活着，砸锅卖铁也要供她们念书，

请首长放心吧！”首长爷爷赞许地点点头，亲切地看着我和妹妹，还拍了拍我和妹妹的头。

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爷爷说：“共产党好啊！我们的生活有盼头了！”

我们家只有母亲能认几个字，母亲看了看这支笔说：“这支笔是英雄金笔，笔杆上还有‘抗美援朝’的烫金字样呢。”我看那金笔的笔头亮闪闪的，更加爱不释手。

1954年，石家庄发洪水，我们家的房子是土坯房，被洪水冲塌了。随着房子倒塌，那支金笔也没了踪影。

爷爷为此事经常念叨：“对不起那位首长啊！”李秀明/文

下田插秧

自我记事起就知道，谷雨前人们就开始紧张地插秧了。邻里之间互帮互助，家家户户都倾尽所有，招待前来帮忙的乡亲，小孩子们乘机大饱口福。这段时间，尽管每天早出晚归，人人脸上却露出欢快的笑容，因为他们插下的不仅仅是秧苗，更是一年的希望。

我清楚地记得12岁那年下田插秧的情景。那天正是谷雨，细雨如丝。天刚蒙蒙亮，父亲就已穿戴整齐，挑着秧苗走在前头，我和姐姐紧随其后，踏上了前往自家水田的路。来帮忙的

乡亲们早已在田埂上等候，一见父亲，便热情地打招呼。

刚开始，我对插秧感到十分新鲜有趣，但很快就发现这并非易事。泥水溅满了我的裤腿，胶鞋也深陷泥浆之中，每退一步都异常吃力。尤其是左手拿着秧苗，与右手的配合不协调，导致插下的秧苗东倒西歪，大部分根须还露在泥外。

父亲耐心地给我示范：“左手分秧要均匀，右手接过秧苗后，三指捏住根部，像钻头一样插下去，确保每一株秧苗的根须都能插入泥浆中，这样它们

才能成活。”

在父亲的指导下，我逐渐掌握了插秧的要领。然而，看着姐姐和其他人飞快的速度，我却始终追赶不上，心中焦急万分。手忙脚乱间，我的脸上、身上都溅满了泥水。

更让我头疼的是，长时间弯腰导致腰部胀痛难受。我时常直起身子，回头查看还有多远才能上岸，不禁嘀咕：“怎么插了这么久，离田埂还那么远？”

父亲笑道：“别急，插秧考验的就是耐心和毅力。不要总是回头看，要专心致志。”

听了父亲的话，我深吸一口气，调整心态，学着姐姐的样子埋头插秧。渐渐地，我的速度也提上来了，虽然满身泥水，但我心中却满是充实和快乐。我不但学会了插秧，还从中领悟到：做任何事情都要有耐心并持之以恒。

从那以后，我就成了插秧队伍中的一员。后来离开家乡到城里，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时，我都会想起与父亲、姐姐一同插秧的日子，想起父亲朴素却深刻的话语。

王友明/文

婚恋故事

穿着工作服去相亲

1968年年底，我从上海柴油机厂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毕业。当时大部分同学都被分配到外地工作了，我却幸运地被分配进上海柴油机厂。

那时，上海中等学校学生毕业后有4条出路：本市工矿企业、本市农村、外地工矿企业和外地农村。上海柴油机厂当时是赫赫有名的全民所有制国营大厂，福利待遇好、技术力量强、社会口碑佳。能够进入这个工厂工作，可是件令人羡慕的好事，就连我自己也觉得身价倍增。

几个月后，邻居给我介绍对象。相亲时，我特意换上了崭新的工作服去她家。藏青色的工作服上，印着“安全生产”4个字，为我加足了印象分。事后邻居告诉我，准岳父岳母对我的评价是两个字——满意！

就这样，他们的宝贝女儿后来如愿成了我的妻子。

陈祖龙/文

编辑提醒：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，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：zlr393@sina.com。

图说往事



我们兄妹4人，只有小妹许双君一个女孩。小妹是在父母的宠爱中长大的，但她格外乖巧懂事，而且胆子极大。

1982年一个周六的晚上，到了11点还不见父亲下班回来。家里只有母亲、我和上高一的小妹。母亲让我骑自行车，带着小妹一块去接父亲。走到西安市长安区皇甫

胆大的小妹

乡，上了大坡，我对小妹说，著名作家柳青的墓地离这里不远。小妹一听，非要去拜谒。半夜去墓地，我听了就头皮直发麻。小妹却不以为然，抖抖手里的铁棍，说：“二哥，怕什么，有这个铁棍可以用。”铁棍是出门时母亲让小妹带上的。我颤颤巍巍地拉着小妹来到柳青墓前，小妹鞠了3个躬。我俩围着墓地转了一圈才离开。

那天父亲工作忙，离开单位时已经很晚了。接到父亲后，我将我俩去墓地的事对父亲讲了，父亲对小妹说：“你这小丫头胆子够大的。”妹妹说：“我前两天才看过柳青的《创业史》，拜谒分什么白天黑夜的，没什么可怕的。”图为小妹当年的照片。许双福/文并供图

出洋相

大概四五岁的时候，我的本家大院大爷家办喜事，还未到开席时间，我就早早地坐在院中一溜桌子的首席位置，因为这是贵宾席，喜事的总管几次动员我到别处去坐，我不但不听，还硬气得很，说：“这是我们家办事，我愿意坐哪儿就坐哪儿，外人管不着。”

这还不算完，当贵宾们被领着前来入座时，我还是蛮不讲理，横拦竖挡地不让人家就座。眼看着无法收场，正在外边忙活的父亲闻讯急忙赶来，对我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打，然后强行将我抱到无人处进行训斥，这才排除了

我的干扰，使得喜事照常进行。

这事虽说已过去70多年了，但每每回忆起来，我仍为当年在酒席上出尽了洋相而脸红耳热。

韩长绵/文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：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，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：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图说
价值观

节俭传下去 中国万年福

富强 民主
文明 和谐
自由 平等
公正 法治
爱国 敬业
诚信 友善



河南舞阳 张新亮作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